



故乡觅踪

□ 黄正国

我出生在金堤河畔的一个小村庄——阳谷县张秋镇杨堤口村，村子前面高高隆起的金堤宛如一条首尾不见的地龙，它曾带给我连绵不绝的快乐记忆。

一



金堤下的小村庄

这条金堤困住了一条河流，这条河流就是金堤河，我无从考证是河因堤而得名，还是堤因河而得名。这条起源于河南新乡、在阳谷下游三十里处汇入黄河的河流，河面宽阔却听不见滔滔水声，几似淙淙之溪流，无风时河面犹如一面未磨过的镜子，起风时河面泛起粼粼波光，倒映在水中的天空和树木都晃动起来。她从不发脾气，即便是狂风暴雨来临，也最多像妈妈拍打婴儿一样轻轻撞击堤岸，并发出“哗哗”的声响，以示其愠怒。她清澈明净，鱼翔浅底，垂柳倒映，恰似一位清水出芙蓉、天然去雕饰的美少女。

炎炎烈日下，孩子们在河水中游泳、嬉戏，一个个爬到高出水面的大柳树上，一跃而下，好似一枚炮弹落入水中，看谁溅起的水花大。有人提议游到河对岸去，哥哥们叮嘱自家弟弟在河边等着，然后一个个朝对岸游去。这种游戏每天都在上演，年复一年，哥哥变成了青年，弟弟变成了大孩子。再后来，弟弟长大了，背起行囊去了远方，急不可耐地去追寻心中的梦想。

我在本村上了四年小学，然后去邻村田堤口小学上五年级，结识了一些新同学。一年后，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大考，有幸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张秋联中。有趣的是，我们班里的一位女同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张秋中学，她的成绩比我还好。我们一个班拿了两个第一，而整个张秋镇彼时只有四所中学，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高光时刻。

我要到张秋联中去上学了，与我同去的还有同村和邻村的几个人，当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学校不提供住宿，学生们必须自行解决住宿问题。父辈们看中了学校大门西侧的一间耳房，面积大约六七平方米，屋顶已破，没有门窗，唯有墙壁尚算完整。父辈们同校长商量，打算出资修缮这间房子，供我们居住。彼时张秋联中的校长是邻村的，与父辈们相识，且有爱才之意，遂答应了父辈们的请求。

我们几个人于此斗室蜗居了三年，那是何种

生活？现在几乎无法想象。里面放了三张床，便再无立足之地，门只能开一道缝，人挤进去，抬腿上床，上了床也就进了房，进了房也就上了床。房间终年不见阳光，冬天寒风由门缝、窗户缝里直灌进来，被子稍微裹得不严实，风就钻进了被窝。晚上，我和同村的一位哥哥一个被窝两头睡，连蜷腿都不能，只好直着腿睡。值得自豪的是，我们蜗居一室的这几个人，多年以后各自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二



村民在放羊

新冠疫情过后的第一个春节，我返乡过年，有幸与伙伴们一聚。自从我们各自参加工作，这是第一次都携带妻儿参加。席间又提起往事，借着酒劲我对那位嫂子说，你与哥哥虽是夫妻，但我比你更早就跟他睡一个被窝了。说者戏谑，听者莞尔，小辈们则迷惑不解，他们无法理解父辈们经历的艰辛。

在张秋联中，我班的教室与其他班不同，是由城隍庙大殿改造而来的。大殿飞檐斗拱，进深大开间非常宽阔，立柱粗大，四壁有回音，唯不见彩绘的城隍爷和小鬼。我已不记得那间教室的全貌，只搜索到星星点点的记忆。我们班级学生顽皮，很难管教，新参加工作的英语老师多次被气得哭鼻子，班主任换了好几个，班风也不见好转。初二时班主任换成了一位体育老师，实行大棒政策，才管住了一众顽皮孩子，他还任命一位最顽皮的学生为班长，竟然收到了奇效，班级风气大为好转。我的成绩又重新回到班级第一，年终考试时，年级前五名里有三个属于我们班，这是我们集体的荣光。

当时我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不久，港台风劲吹。我看到同学有一本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书很薄，错字连篇，但这并不影响我的阅读兴趣。看完了一本，又发现了另一本，故事情节完全脱节，看得多了，才逐渐把故事情节连贯起来。到了初二，有位同学买了一套《笑傲江湖》，但不外借，只可付费阅读，我非常佩服他的商业头脑，奈何我囊中羞涩，抑或是因为吝啬，我无缘阅读这部小说，直到上大学后才弥补了这一遗憾。那个时代，唱港台歌曲是校园时尚，不用专门去学，仅仅是听周围人哼唱，也能学会很多。大街上，人们经常能看到年轻人梳着及肩长发，留一撮青年胡，叼

一支香烟，戴一副蛤蟆镜，上身穿花衬衫，下身穿喇叭裤，提一个四喇叭录音机，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，屁股一扭一扭地招摇过市。长者往往对他们嗤之以鼻，但学校里的学生却学得有模有样，一个调皮男生整天对着一个女生唱“梅兰梅兰我爱你”，并不是真的因为爱情，而仅仅是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一个梅字。那个时代，《成吉思汗》喊破天，《热情的沙漠》红似火，人们劲歌热舞《月光下的迪斯科》，那首《路灯下的小姑娘》亦成为男生对女生唱的经典歌曲：“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你的家在哪里，我会带你带你回去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我会用我的爱，温暖你的你的心灵……”



金堤河畔的小船

三

你可能十分熟悉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但你不一定知道“南有苏杭，北有临（清）张（秋）”。张秋镇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漕运码头，繁盛时镇内有九门九关厢、七十二条街、八十二条胡同。古语云：“张秋镇两个半，当中夹着运粮河；黑龙潭白龙潭，当中夹着戊己山。”清光绪年间漕运停止，张秋镇这座因运河而兴盛的城镇亦败落下来。张秋镇南关的南大寺是座有数百年历史的清真寺，据说是雍正年间的查拳集大成者沙亮捐资修建。每周我们都要背着干粮袋子从南大寺路过，到位于北关的张秋联中上学，彼时主持南大寺的武阿訇是远近闻名的武术教练，我们邻村的小伙伴有的就是他的弟子。过年时，我们在镇上看踩高跷、跑旱船、跑竹马；夏天，我们去大运河、黑龙潭里游泳。据说晚上会有一辆马车从黑龙潭里驶出来，到镇上看戏，马车里坐的是谁，无人知晓。我们对任疯子、秃尾巴老李等民间传说人物十分着迷，也曾探寻附近景阳冈武松打虎的遗迹。《水浒传》中的山冈早已不复存在，我们对老虎如何出没于大平原甚为不解。

三年后，我考入阳谷一中，开始到县城求学。又过三年，我离开了家乡去上大学。从此以后我离家乡越来越远，家乡渐渐变成深藏于心中的一个符号。几十年过去，家乡的印记渐渐淡去，我本以为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却不料终究有一天，深藏在我心中的那根琴弦被拨动了，往昔星星点点的记忆又慢慢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我终于明白，虽然我已离开故乡几十载，但我的精神仍深植于这片厚土。（图片由耿仁国提供）



金堤河风光